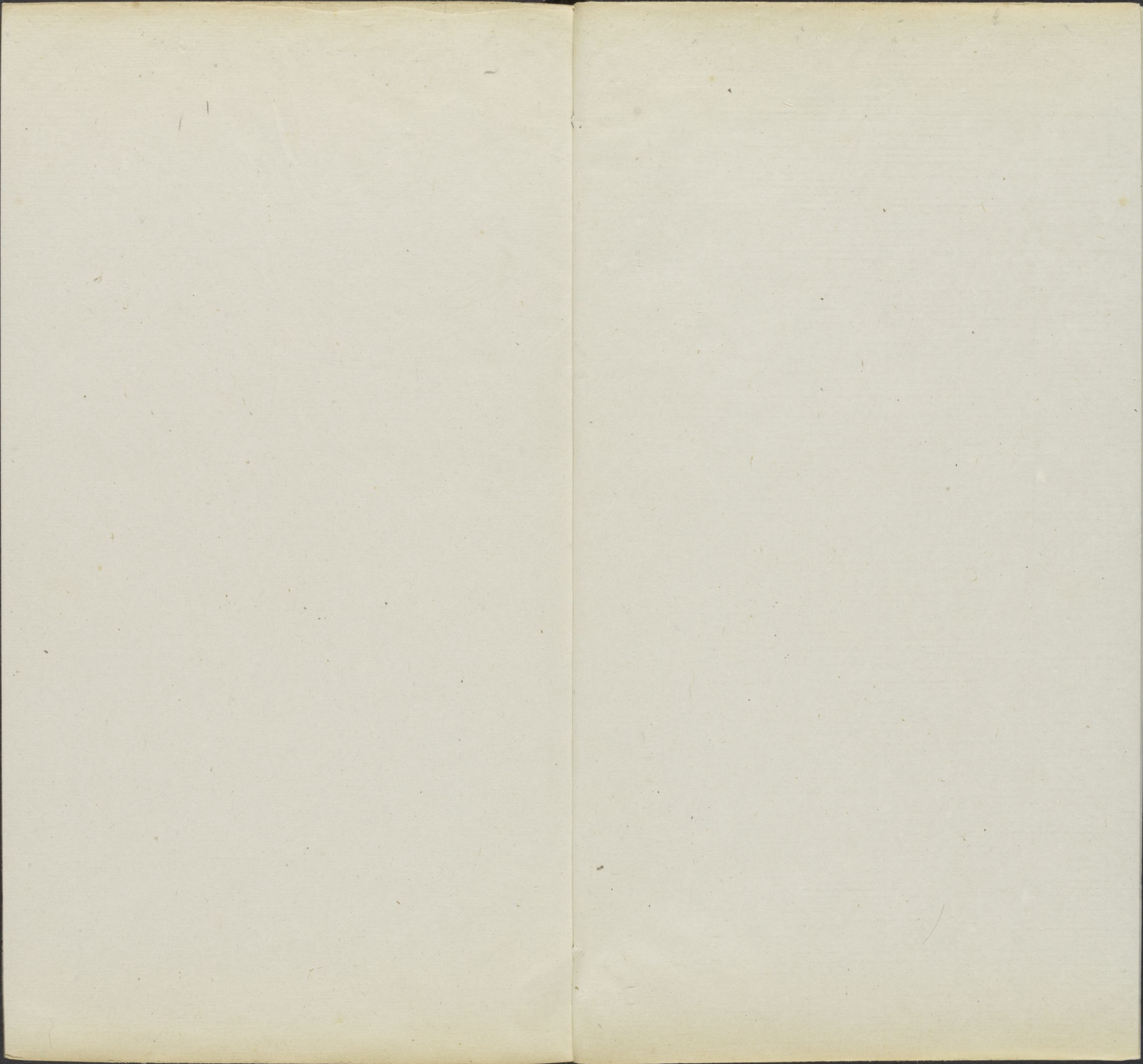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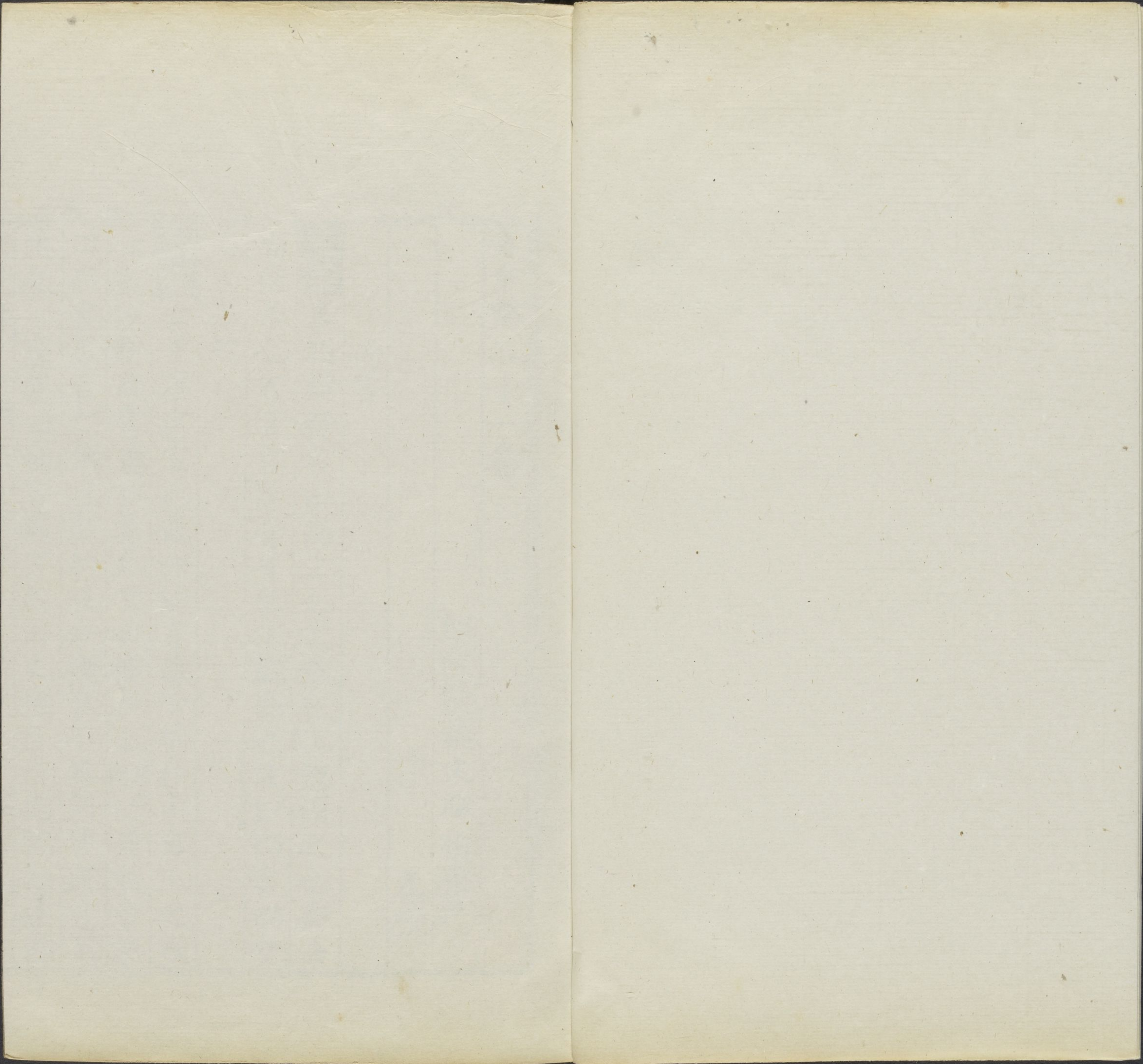


T 9299/7990

3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5 1941





天中記三十一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莫

光校

尚書

省案帝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尚方亦然

納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

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漢書漢明帝詔

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

慎歟上唐虞曰納言周官為內史機事所摠號令攸發

谷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漢官解詁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尚猶主也

大麓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

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桓譚新論

文昌尚書令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

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

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百官表隋志通典

司會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周禮會大計也司會主天

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鄭玄注文昌政本化

經陳後主授江總尚書令冊文

三獨坐尚書令主替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

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後

八座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

書六人謂之八座參攝百揆出內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謝靈運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

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魏官志

三臺尚書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為中臺詔者為外臺御

史為憲臺謂之三臺唐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

年又改為都臺神龍初復舊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明習故事侯霸字君房光武拜尚書令特無故與朝廷

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

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奉下詔失之詔奉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後漢

天下樞要 帝虎字孟建肅宗時之疏曰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鑒畜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止

喉舌 陽嘉二年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地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青必至書漢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

開舊典 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官尚書令陳蕃表淮行狀復徵為尚書

匡弼 左雄字伯豪順帝即位虞詡善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後書

詰孝廉 左雄為尚書令奏崇經術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為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

邪叔不能對乃譴却郡自是牧守莫敢輕舉自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上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九先試經然後舉孝廉故雄為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天下皆慎選舉漢紀

韓厥之舉初左雄薦周舉宣光為尚書又舉馮直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雄雄悅曰吾曾事馮直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後書

奏章為故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奏章臺閣以為故事上

條奏為故事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

所奏悉條於宮闕以為故事上

周歷三臺董卓為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後書

才力相懸費禘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職固多

事公務煩猥禘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補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禘為尚書令教教禘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悉

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
聽事終日猶有不暇尔

二民望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

體儀王立可以整肅朝廷征南將軍衛瓘真正靜一中

書監荀勗達于事物三人皆民望不審可參舉否

摠事三者昔六官所掌豕宰為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

史為冠今者尚書令摠事此三者非臣駕閣所宜忝竊

荀勗集

摠參機衡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摠參機衡出納

朝政治績之所由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通理經

遠迪文武謨勲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

晉起居注

九錫命劉頌為尚書孫秀等推崇趙倫功宜如九錫百

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

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昔周

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

之命亂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所無

施晉書

八座之任蔡謨為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

後選用名賢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名

望巨名輩不同階及殊懸今祇以輕鄙超踰等足士氣

聖朝貫魚之次下逮群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斯言之

誠實貽聖政維塵之累

晉中興書

萬事本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廩秩儉薄甚奉
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為元凱惜祿其依令僕給尚書
各親信五十人廩賜晉康帝起居注詔

奉奏辭疾下壺明帝時為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

轉幼主成帝即位群臣進重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

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

是人臣辭疾之時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晉中

摠括百揆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

司摠括百揆憲範王猷式是群辟故必簡德而拔量才

而受紀晉王恭嘗寓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為吳歌

恭曰居端石之重集宰相之坐而效流俗之音乎石有

慙色林語

並受詞詎徐湛之為尚書僕射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

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控之諸詞詎絕不科省湛之亦

以尚書令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

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

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詎尚之雖為令而制事

悉歸湛之南史

此坐右銘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

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保

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持差

實以此坐右銘

百官元本宋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

樞機丞郎列重司在百官自百官事無巨細悉歸令僕

所以詔能濟業也更可明體百厥成也典通

奏事自晉以後八座八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

曰自禮闈凌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戚糠秕文

案貴尚虛閑空有葱墀之名子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

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

參議然後啓聞典通

端揆尚書令為端揆之官武德初太宗為秦王時嘗居

之其後人臣莫敢當至廣德中郭子儀勲業既盛乃特

拜為子儀以文皇帝故諱不敢受六典通

德望玄宗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

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

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

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唐書

彈八座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

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傳成各辛

賀雅賀琛字國寶為尚書左丞竝參禮儀事琛前後居

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

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

呼之梁書

清正無私劉覽字孝智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

天中記

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涇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上

魏銀窟郎茂字慰之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苟分家識廉耻字文體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會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震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隋書

左轄元壽字長壽為尚書左丞開府蕭摩訶安患且死

奏遣其子向江南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動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絕發名教頓盡而侍御史韓徽之等親所聞見竟不糾彈治書侍御史劉本行職攝憲違虧失憲臣忝居左轄無容寢默上

方管轄劉洎上疏曰尚書為機寔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興譏貞觀之初左丞戴胃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回避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吏下比者網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實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

精簡得人自然綱維不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積滯哉書奏未成拜洎為尚書右丞

肅機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糾駁唐因隋制龍朔二年改為左右肅機其年有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共家視矧亦衆多為言者所司之理至于勾留右肅機陽物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通典新語

錦製儀鳳四年肅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

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款振舉綱目畧無留事朝廷肅然後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通典唐
先謁陵廟顏真卿為尚書右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

唐舊

百職綱維勅使承宣尚書右丞制昔我太宗嘗謂尚書

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張是職分君左右官脩事理

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李宣操右
轄，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為我紐有條之綱。耗
妄動之輪，坐曹出入，即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
要扶樹，理本無俾。魏劉杜專美於真觀中。長慶集
名教尚 帝弘景為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
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即吏肅
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
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
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弘景以直道
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初，所倚賴，燕長慶名卿，書弘
景先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其嚴不敢恩以私

吏部尚書

統均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大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禮周冢大也。宰者官也。鄭目濟

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氏于宰變冢言大者

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

太宰。宰主也。建立也。邦理王所居之邦國，佐猶助也。周

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唐武后遂以吏

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

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曹官之制。通唐虞建官

法天地四時，以分職義和天地之官也。四岳四時之官

也。夏因虞制，其書召大卿是也。設大宰，至司寇乃周之

六官也

六官總治 閔子騫為費宰問古之為政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義此御政之術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滯僻人民流

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曰貧貧則飭司空

職主陰陽 堯命羲和使主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即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教授民時尊稷為天官夏禮後不密失官由是廢官教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為冢宰召公又居之

建邦理 太宰冢宰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禮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禮

貳三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貳謂副貳也一曰
理典以理定府二曰教典以萬姓三曰禮典以諸萬
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
以生萬姓也仲長統言

求令與尉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為吏部尚書太祖求

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避地荊州太祖定荊州求

鵠鵠乞以書贖死乃令書信幡宮門題世語

易風俗昔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

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

易在不難矣傳咸集表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

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

私財不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

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八府朝

服徒行人擬壹食之絮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

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案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

之先賢行狀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遂務

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志

天下稱平崔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

朝魏六初載委授銓銜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群

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先賢行狀

書地作餅盧毓為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鄧粲等名

譽有四窓八達之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尋其人
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交
也甄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甄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
而後言才黃明李豐嘗以問甄甄曰才所以為善也故
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
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魏志

心精体密

薛綜字敬文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心精体

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後遂代綜吳志

甄錄得才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

得中甄竒錄異薦達後進題目品藻曲有餘貫衆人以

此服之權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

步騭傳
吳書

二賢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物惣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

問二童是誰曰裴王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世說

官人致化

山濤為太常遭母喪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

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

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

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

以濤為吏部尚書

晉書

啓事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
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
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
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
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上

舉無失才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
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允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
從亮亦尋為賄敗世說

戶調門選王戎為左僕戎吏部戎以晉室方亂慕遠
伯玉之為大與時舒卷如書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

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晉書

一字正人蔡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

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

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

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通志

無功遺美樂廣為吏部尚書所在為政無嘗時功譽每

去職遺愛為人所思論人必先引其長屈其所短不則

而自顯人有所過亮益容弘怒而後善惡自著值世多

難言曰自將交無內外任誠保真人豈見其際者是以

聖主全當世以此多之晉書樂彥輔雍容自守嘗嘗

其美譽山巨之意在彼有不免與世沉浮張

人中市 袁言之曰血一軍竟去平作史尚書大生帝來

卿此言遂不文之乎來曰卿何事人作市并

人倫之職 山濤曰臣欲以都說為之詔可尋又答曰

訪聞說喪毋不於所居屋後假奕有異同之義

請更選之詔曰君為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為清議與不

便當裁處之啓

擬崔毛 郭撫初為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易

俊又內外稱之以廓姚擬崔毛崔鴻春秋

署紙尾 宋廢帝時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

因此地傳隆以聞傳亮選市右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

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

以委蔡吾徒不能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

我不能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子也選案

黃紙錄尚書與吏部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南史

方嚴能荷 蔡興宗廓之少子也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

時上方盛淫宴靈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

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伯謂

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耽戲去人實遠耽之曰

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

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照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

事異意同 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以王

惠代馬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軌聚

閣上及土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南史

令史留宿庾炳之字仲文為吏部尚書為人強急而不耐煩領選既不緝眾論又頗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所司奏免官宋書

六代五人光祿大夫謝莊子朏朏子淪淪子覽覽弟舉六代五人皆為吏部尚書並有文集梁書覽字景滌朏之弟淪之子覽弟舉字言楊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上

明瞻范雲性機警有識此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為吏部尚書寄任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莫不服其明瞻梁書

止談風月徐勉字修仁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晏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高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也

獎擢人倫楊愔字遵彥武定來以望實之美起拜吏部尚書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

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惜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章
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狼戾
獨不見識惜曰卸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
不下以方趨鄣面我何不識卸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
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
琛士深自言惜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
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頰以為耻謂曰我此衣服都
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北齊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
十人為一甲愔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使次第呼之呼
誤以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三四

銓衡折衷辛術字懷哲遷吏部尚書遷鄴以後大選之
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
獎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
士夫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
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
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北史

廉平肅世康為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後復拜
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
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得耳願志
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德名
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跡伏奉尊命上

選舉為最牛弘字里仁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後
文才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竝多稱職吏部侍
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
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貞推心任委隋之選舉
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上

牛臣知選魏知古先天二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
事深以為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
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措心不
撓鏡已激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
益用嘉歎唐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
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

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
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
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
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
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專
知古罷為工部尚書唐

資格唐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親其人最之吏
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或判之
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為准乃採
經籍古義以為問目其後官負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博
書隱義以試之唯惧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為高等

拙弱者號為藍羅至今以為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為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唐新語選人非負謫者皆不

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通鑑

朱筆點頭開元十八年蘇晉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院門下點頭者更注擬光庭以為侮已不悅唐會要初

裴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畢其流外行者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

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玘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為克平人以為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唐書

頰伸裴均加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實父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已至厚徐觀後榻有頰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為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唐書

負天下神龍初帝巨源為吏部尚書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者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

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不屈貴門張纘字伯緒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後門

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掖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
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南史

立碑天寶十年揚國忠兼吏部尚書故事吏部三銓三

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
官負集百寮於尚書省對注唱三日令畢以誇神速資

格差謬無復倫序唐傳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兒

觀之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蕭中
大笑聲徹于外會要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

人實華侍御史鄭邠諷選人唐傳鄭恁等二十余人率錢

于勤政樓設齋兼為國忠立碑于尚書省南以頌國忠

銓綜之能唐傳詔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

處唐書所注吏部三銓選人事務鞅掌不能躬親皆委典
及令史孔目官為之國忠但押一字不可違

侍郎

貳尚書隋煬帝即位於尚書六曹各益侍郎一人以貳

尚書之職隋書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唐書

司列少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龍朔二年改
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司列少常伯天寶十

一年改為文部通典

別陸彥師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階級

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

知人之鑒高構字孝基煬帝初為吏部侍郎時為吏部

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

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

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

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嘗

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

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

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隨到注擬唐武德初因隨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

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究

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會時天下初

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

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

隨之高孝基選舉志

辯詰貞觀元年温彦博為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

所摛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彦博惟騁辯與之相詰

終日喧擾頗為識者所嗤

給欺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

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

住江南即唱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

朔因給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夫被選人

給言欺之上

賜鏡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至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表清鑒上

越局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

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通典

虜狼共羊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者夏侯虜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許致宗曰必知楊吏部

侍郎

司元少常周官小司徒中大夫之任也隋文帝始置民

部侍郎唐因之後改為戶部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少常

伯通典

問歷代戶口盧承慶思道孫也美風儀有才幹太宗奇

其明辨累拜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

承慶叙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

唐書

精擇開元十三年戶部侍郎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

皆出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為戶部者

多有薦元絳者將授以戶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

宣超授中大夫拜戶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絹

楊瑒為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

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之貴公知吟默唯唯獨瑒抗議故

出為華州刺史

唐書

無進獻李絳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

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對曰將戶部錢獻入內

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

唐書

不受賂牛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

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

補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暉為之

介然自守絕於請謁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

令史乃設齊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為天官侍郎

唐書

裴馬盧李景雲元年盧從愿為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

允其有冒名偽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與選

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即行儉

馬謂戴李謂朝隱

會要

布棘防史姜晦為史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

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為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

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署者晦輒知之召問其

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終得

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唐新語

振理風俗馬載為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為河內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口所謂趨趨失步也

闕待淹滯常陟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竊授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進陟剛毅嫉惡風采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唐書

推其強直常陟嘗任吏部侍郎有**致仕官叙五品陟**

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江卧時人推其強直政能唐新語

無蹊徑李义字尚貞為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制教不便輒駿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漸顧李义不當

過耳唐書

王崔王丘為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西陸

尉孫述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洽然皆

稱一時之秀唐書崔沔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

監上時為語曰丘山岌岌連天陵沔水澄澄徹底清

四代選部房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顯

士多附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而兼御史大夫奉使

南江淮宣撫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

年季卿有字量性識博達與善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

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附之

江南典選興元初劉宗文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

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翔貴選人不能赴價調乃

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貳職太和四年吏部奏吏部為文昌首曹侍郎為尚書

貳職銓庭所宜順序廳事故有等衰

會要

郎中

郎位太微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為郎位

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史記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

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郎此三署郎中是今

之尚書郎占欲其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吉也正一白依

烏郎府也晉書

下大夫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秦有

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尚書郎初從

三署郎次補之初入尚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

中之名猶因三署舊號也六典

稱號不同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

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今郎中之任通典

握蘭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

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以其奏事答

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

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隄麋墨一丸

六典通典隄麋今沂陽縣出墨

不聽所私趙戩字叔茂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

愛恤於人不論踈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

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

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

疾而謝之典

明雅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之書曰足下蒞事明雅適時

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緡百斤穀二百斛晉書

正人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郎以得

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然

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人其次

不審有可用者不山濤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

理人倫者通典

真素寡欲阮咸為吏部郎史曜出處缺嘗選山濤為

咸曰真素寡欲深清濁萬物不能移也昔在官以之

妙絕於時詔用陸亮山濤

佳吏部徐寧字安期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典選令
時廷尉桓彞稱有人倫鑒識護軍使亮每屬之訪一佳
吏部郎彞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彞目
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彞訪之云與縣廨也
令姓徐名寧彞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傳步
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度
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矣亮問所在彞曰人所應
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即
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本傳晉傳世說本事
裴惟王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所帶曾下鼓急
出日送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

也一官缺求者十輩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進
狀白之曰某人有地基人有才務存進達會隨其方不
得者其心無怨別傳本傳

夷曠似王吏部郎中温敏字元甫世論以其為人夷曠
似王末嘉官名

名士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為吏部郎銓管之任甚有稱
譽性清約不理產業為郎不免飢乏王導復亮以其名
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仕晉中典書

送吏部郎何尚之字彥德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
知與之游處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
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

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
伯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南史

與書辭舉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
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
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
道僕妾皆笑之宋書

任已獨行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
史同郡張稱之曰江東裴樂也齊高帝輔政除為尚
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
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遷吏部郎

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
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史曹郎令史
歷政來諮執選事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
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
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止若謂身不堪
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
止南史

江漢崇望庾杲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宋司空劄劄見而
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也辭養老還吏部郎參
大選上

庾植嘉樹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吏部郎初其祖武之嘗

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
果為此官然自過江吏部郎不復與大選

十望兼允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

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

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孝

明親政仍兼吏部郎亮自忝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

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此

欣得宋繇字體業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

卷益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

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後

當官定價皇甫瑒光兄椿之子也位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

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

齊裴叔業之歸魏也衣冠之士預叔業勲者安定皇

甫光者地梁祐清河崔高客云水關慶龍河東柳僧

習等書此見本傳北史同杜真通典乃以為常務蓋

見傳中有伯昕名而誤耳御覽因之以為常務職官

分紀亦以為揚俱誤

銓衡庶品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咸真素為未登陸

亮忠心裁居敗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何以重

管庫式墨胥吏陸倕表

設長名榜吏部郎中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

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長名榜自此始也選舉志

先捧紫泥柳公綽字起之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

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度以詩餞別

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若先捧紫泥之句分紀

登第集部李建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

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繁縣既罷復

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

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

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來奔捷

下曾得其循學上位得其吏廉能而言之其利甚博

者多之國史補

掄選有序吳王濬吳國建遷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

之後官失其守譜謀靡散甲簿湮沒真偽相蒙潛雍容

欵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與

掄選有序潛之力也或亡失官謀才無可用者多稟給

之九國志

風稜劉禹清泰中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禹稜

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五載

員外郎

省眼吏部郎二層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層先

次廢置舊說吏部為省眼記

吏事第一 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

內無事九沅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度敏識

強記精覈文瞻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判析有條 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

條奸吏氣奪既為神明唐書

南宮眉目 常陟字商衡為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

眉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

而剖劉禹錫撰神道碑

銓叙稱美 崔郾姿質秀備神清重雅人望而愛之為吏

部員外郎奸吏不敢孤寒無援者不至留滯銓叙之美

為時所稱唐書

材幹無累 岑羲長安中為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

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常嗣立為羲且奏曰

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

遂拜天官員外郎後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是太

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唐書

羲最守正時議美之唐書

尚氣賈言忠魯之父也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唐書

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賤邵州司馬失武唐書

下獄幾死唐書

除宿弊 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為吏

部尚書崇望判高曹條除宿弊復清選部唐書

俞道李迥秀任考功員外郎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筆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鬢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何量必須進士再三喻而遣之聞者莫不大愛唐書

典舉得士席豫開元中累官主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得士為時所稱入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已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預典選六年復有令譽願無權周墀輔政以常澳為考功員外郎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指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群官各舉其職則公

之敗或問之對曰一鹿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延譽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為延譽引以示裴行儉曰牙名有之爵祿蓋寡揚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

強記李敬玄總章二年檢校司少常伯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衙衛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等及身負殿累畧無差殊時咸服其強記美之

無秘證聖元六年劉奇為吏部侍郎注張文長司馬銓為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錫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本

無私二君何為見謝上

鄧渴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已銓綜人舉表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喧嘩大為冬集人援引指摘貶為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玄挺替焉又無彙鑒之目又患消渴選人因號鄧渴上

丁王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立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惣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上

平配天后以許子儒為天官侍郎儒不以彙鏡為意其

度支要摠咸寧五年詔一拜不收使公私俱貴不惟天

時乃人事有不盡故也要摠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

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為度支尚書

晉起居注

量計運漕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為不可唯

華贊成其策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

決定廟筭及吳滅詔褒其勲進封為廣武縣侯

晉書

坐無氈席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

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祿木留身糧餘悉

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著布而食

身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祿

示有朝章到溉字茂灌為左民尚書溉長八尺眉目如

惡白哲美鬚鬣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所莅以清白自修
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
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
朝章而已南史到洽為御史中丞兄溉為左民尚書舊制
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評定
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
也上到溉到洽梁書自有傳南史見到彦之傳分紀錯
書作劉溉而事文合璧俱因之豈以到姓稍異遂承
其誤耶殊誤觀者

白衣何胤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勅
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梁書

拜官令早蔡景歷字茂世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
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此侍宴宣帝
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南史

義倉長孫平字處均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
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

差等儲之間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
多賴焉魏書

民部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國家舊籍志謂之戶部
蓋以廟諱故也唐永徽初復改民部為戶部廟諱故也
顯慶元年改戶部為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尚書為司
元太常伯初戶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

之官以戶部為地官由是遂禮部前

通典云國家杜祐為唐言也通考因之不致何嘗

正身奉法鄭善果檢校大理卿並民部尚書正身奉法

其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等及侍立並令奉

與從兄元璿在其數時以為榮

內相王珣佐明皇平內難為戶部尚書帝於珣眷委持

異豫大政事號內宰相

凶官畢構遷戶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方以賜

之時議戶部尚書為凶官遷改授太子詹事異有瘡瘵

尋卒

版使韋輿辭判戶部歸謂甥姪曰已讓版使矣

飲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擇深然之

不避權幸李勣穆宗即位召為考功員外郎校定京官

考不避權幸皆行陞黜奏曰三品官考先具如前其四

品以下官績具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相曠官

自宜上疏論列而越職約言盡事君之道也

戶部尚書

地官戶部尚書周之地官卿也周禮曰地官司徒帥其

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覆邦國應劭云徒眾也司徒主

人眾也張鷟云虞書五教實季司徒之班周禮六卿

開地官之位

祝鳩郊子曰祝鳩氏司徒也七百姓不親五刑不

則責司徒

尚書本傳

素王司徒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銅臭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貫以買司徒烈子

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

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

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授父趨而走可謂孝乎

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

曰爾以吾為瞽聵耶

司馬遷九州春秋

階下讀奏吳孫休初即位戶部尚書階下讀奏

通典

備物濟時當陽侯杜元凱為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

救邊備物置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晉書

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所

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

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

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君無何議命相

帝首可僧孺之名上

自稱老奴張平叔長慶中為戶部侍郎狡險大言因王

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嬖倖多狎之既有

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

體嘗奏事畢降階復升又有論奏仇盪輕脫上每為笑

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譁肆無忌變推監法請宰相

為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授已望

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止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并
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
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諫
直則吾難近意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

白氏
長慶

年未四十潘孟陽父炎禮部侍郎母劉晏女也公卿多
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德宗末王紹以恩倖致稱
孟陽之才因擢戶部侍郎憲宗初命孟陽巡江淮且察
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
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女為夜飲至益誠轉運院廣
納財賄補大人建臣為大理卿後復

拜戶侍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若第頗極華峻憲宗
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
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
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
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誠之曰朕宮中用度
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賬郵貧民無所計筭卿經明行
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
酣飲遊山寺而已唐初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
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唐

後首父題盧汝弼簡求子也從昭宗遷後至太原李
用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

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帥每亭中議集未
學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唐

郎中

下大夫周官司徒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

有農部郎中通魏為左民右民後又為民部民曹皆戶

部也上吳張溫為戶曹郎事類

詞理愜當高構字孝基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

史侍郎晉平東與兄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

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

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猶

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

及也賜米百石由是名知隋書

二妙韋維少嘗業儒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

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負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

為戶部有二妙唐書初維為郎蔣柳于廷及虛心况第居

郎省對之輒欬容自叙讓後至郎中者數人世魏郎官

家上奏字彥宗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

郎中叔讓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三列宿

論事風武儒術累遷戶部郎中時皇甫謐以宰相領

度支利下以婿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術上疏論列謐

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術上疏卿將報怨邪謐不復復言

儒術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尤惡之唐書

土山頭 晉宋以還尚書省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唐魏謩
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選謂之士山頭景龍中
趙諶先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季為
員外乃戲詠之曰員外從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
裏翻作土山頭諶光酬之曰錦帳隋時設金爐任憲
唯慙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唐書

贊本對唱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
手不執本太宗恠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賫本仁師口
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

無愧幽明 盧昌衡字子均 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
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出

明矣 隋書

受命無言 畢誠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
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
異言執政多之 唐書

員外郎

後拔 呂太乙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
戶部令牒字悉堅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卷彼
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插棘省中賞
其後拔 唐書

閩其理行 裴向字儵仁為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滑南縣
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為戶部員外郎

正色 祥然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
叔文竊政驟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
附叔文心忌而不敢退默言於宰相常執誼換刑部員
外郎唐書

貪猥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
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
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
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不欲人彈劾此
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
何必容隱唐書

獻糗餌 張濬為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

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
須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鰥綱軍士始
得食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
臣為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

禮部尚書

春官 禮部尚書周之春官也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
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主賓 契為司徒百姓和親變主賓客遠人必至以晉舜
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為宗伯之任今禮部尚

書蓋其任也南豐擬制

雜攝 曹宋弁字羲和文帝征馬圈留弁以官官養祠

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典
故令卿縮攝二曹弁類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至矣
李冲史

司禮太常伯東晉宋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隋置禮部
尚書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光宅元年改
禮部為春官通典

谷謹言陳叔達字子聰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
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
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謹言
令之此拜有以相答也

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而肥

頑滯多疑蓋中外

者曰無七竅秦穆

公時野人得之載

禳災祈福常綬字子章禮部尚書穆宗嘗問禳災祈
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宋景公以三善言而法星退之
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
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
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
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
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祀郊之典典朕三禮大舜委於美夷分勅六卿成王任
於彤伯建茲歲首寔曰春官敦叙九族之禮欽若玉書

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月月之儀漢其

要張鷟

侍郎

小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

周禮

部侍郎周之

春官小宗伯也

六典

大宗伯亦曰春卿小宗伯亦曰秩宗

白今侍郎隋煬帝置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少常伯

先責舊文常陟為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

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

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

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

以梯登牆賀知章遷禮部侍郎屬憲文太子薨有詔

部選挽郎賀知章取舍非允門簷子弟誼訟盈庭乃以

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上

勢傾當時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

功員外郎李昂為進士李權所執朝議以考功位輕不

足以臨多士至二年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

寶之中昇平既久群士務進天下遂多由其所取舍交

便當時資與吏部侍郎等同

吳璠上聞李揆字端卿乾元初為禮部侍郎嘗以主

司取士多不考實徒按其隄防書策殊未知藝不

至者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詞深昧不賢之意也其或進

天中記

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誦讀
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請恣尋檢由是數
月之間美聲上聞唐

聞所未聞 鮑防進禮部侍郎得穆質等時比歲旱策聞
陰陽祲疹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
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恂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
未聞不亦善乎卒致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唐為侍郎時
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道騎不特引避僕人為
參所鞭及參秉政處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
乎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念見廢防文
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疾而為俗吏所擯竟以憤終

衆頗憫防而咎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唐

甄幽抑華 高郢字公楚為禮部侍郎時四六士務朋比

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額

行藝司貢部唐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唐

抑浮先實 常賈之名純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

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

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際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東堂相者

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唐

為人 建中初令狐岷為禮部侍郎宰相楊炎出故宰相

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岷岷謝使者曰

公手署岷得以識炎不與著送之岷即日奏言宰相

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其
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柰。何欲殺之。炎炎救解。為
衛州別駕。上

薦託不行 錢徽字晉章。長慶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
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
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鐘王張鄭之蹟在
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凌子渾之求進畫。以家藏書畫
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
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
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為積以直道
謹。遂乞之。及得選。則大改。請志由。遂以徽進。建宗閔亦

急取二人。遂有城。士與。有。是。歲宗閔子
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以大怒。文昌
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
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
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
制誥白君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
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
李宗閔。劔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
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
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
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

唐

經是非失職王起字舉之代錢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三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

擢孤進高鋈開成元年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勅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塞要室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其便

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猶之

兩都試舉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久歲數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詭隨德宗貶劉太真為信州刺史太真為禮部侍郎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太真嘗叙陳少遊勳勳擬之相文大招物議因斯喪

不迎門生後唐同元初裴皞拜禮部侍郎前後三知貢

舉晉高祖時宰相桑維翰亦立名於舉榜下嘗謁皞於私第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唯見維翰於中書則燕

寮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也何送之有人

秋介

梁儀閣體孔湯字世遠好典故與王儉至交吳明

為齊臺尚書儀曹郎晏歲三體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

湯貞所謂儀曹不忝閣職也史

大儀專委劉杳字士深博洽群書沈約任坊以下每有

遺忘皆訪問焉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

儀專委杳焉上

詳練故事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

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

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

儀曹郎將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

機折決曾無滯更部任坊常謂之孔獨誦也

三世祠部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公父淹仕梁

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

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

前逢一婦人答服甚盛呼德基入書問脫白論中以贈

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聞姓

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

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

時吳郡顧越弱冠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首登

無倦與文發相好故都下謂之發越焉

撰定儀注 肅叔夏授春官員外郎 則天稱尊 洛反 李鼎
堂別受制 吳當特 大儒祝 彭明 鄭山 揮 海 虞 注 錄 成
推服之 禮

令式執奏 許孟容字公範 為濠州刺史 德宗知其才 召
為禮部員外郎 有公主之爭 請補弘文館諸生 孟容舉
令式不許 公主訴於上 命中使問狀 孟容執奏 竟得還
本曹郎中 止

清廟器 李珣字待價 幼孤 事母以孝 開甫冠 舉明經 李
絳為華州刺史 見之曰 日魚珠 廷非庸人 相明經 碌碌
非子所宜 乃更舉進士 高第 為殿中侍御史 宰相常處
厚曰 清廟之器 豈擊搏才乎 除禮部員外郎 上

名德為首

夫以流品相尚 推名德者為之首 咸通中 世推李都 為
大龍甲 洵豪放 不得預 雖自抑 下猶不許 而澹與焉 壯
瑞錦窠 舊說員外郎為瑞錦窠

碎廢印

員外郎廳前有大石 諸州府納到廢印 皆於石
上碎之 又圖寫祥瑞 亦員外廳所掌 令狐楚元和初任
詩曰 移石幾回敲 廢印開箱何處送 新圖

冰廳

祠部呼為冰廳 言其清且冷也

因話錄

南省舍人 舊說吏部為省 眼禮部為南省 舍人考功 奏
吏為振行 比部得廊下食 以飯從者 號比盤 二十四
呼左右司 為都公省 中語曰 後行祠 屯不博 中行都

中行禮部不博前行駕庫國史補舊說禮部郎中掌管中

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唐職宋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

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此可除劉摯王

兵部尚書

司馬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

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

任也通典尚書大司馬亦曰夏卿職方大司馬馬武也大總

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帝昭辨訓馬為武者取其建行釋名夏官謂之大司馬後

統六師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書蠻夷滑夏寇賊

奸究則責之司馬書

睢鳩氏司馬也左大司馬其在小且則睢鳩氏之

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二

代以司夏官棄居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為司馬楚漢

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齊王珪

司戎隋有兵部尚書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

之職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侍郎為少

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夏官通典

乘欵段馬李懷遠中宗時為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而

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欵段馬左僕射

盧欽璽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

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唐

軍容不整郭震字元振為兵部尚書玄宗初即位十一月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燾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其舊功起為饒州司馬

方鎮不辭令狐楚檢校兵部尚書奏諸道新授節度使等執弓弩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事不由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畜兇狂首創姦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瑜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而驚乘輿騷動京國雖既往不咎而其原尚開伏乞速令停罷如須

參謝即吳公服從之

嚴整儀衛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吏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星門外忽有豬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妻妾某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楷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丞不發言東坡曰執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東坡言中教有司嚴整仗衛

侍郎

小司馬兵部侍郎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之任也

有家風太宗有事遼東以楊弘禮有文武功擢拜典

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眾攻戰

駐蹕之陣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

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見即發

有家風矣

唐

詔諷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云某人何因輒授

此職對曰臣妻常氏性剛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

有後患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

附唐嘉話新唐

父子同省崔湜為兵部侍郎父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

高南省副貳有唐巴來未

有也

勲不限格

衛次公字從周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

功之孫名在勲中次公召而謂之曰乎之祖先勲在王

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

唐

同直召見

常澳字子斐遷兵部侍郎與同寮蕭實深為

宣宗所遇每二入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在

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必欲論諫即曰此一事

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止言多從之

不以死諫

常處厚字德載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恩殿

殿時昭愍狂恣屢出改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還

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

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政及後以

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矣
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選西
之誅二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

綽繼門風 盧元輔字子蓋杞子也為兵部侍郎元輔

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
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

力詆和議 兵部侍郎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

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此非關人上欲以公為直
院宜早出燾大駭曰愈不敢出矣若使草國書豈能曲
徇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髮檜不能奪遂止

中興係
年錄

詭對仗數 顧琛字弘璫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

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棄兵甲武庫為之空厓
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

詭辭答有十萬人仗猶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遣
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

固辭不拜 江智深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亮官奉

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
拜

闇對無遺 馮子琮字子琮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

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剖析若流 姚崇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

獲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

官侍郎唐

所歷有聲盧奕懷慎之子與兄奐齊名開元中任

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鄆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

奐之所治也上

吏幹有稱李愷歷兵部郎中愷與吏幹明於凡案

有當官之稱上

父代視印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

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

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事父傾為吏部尚書代愿

視印篆其散率如此五

職方觀圖唐帝執誼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

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日命左右徹去及為相

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崔州圖也以為不

祥惡之果貶死唐

員外郎

古今難匹杜正倫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

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

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蓋

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勳舊無行能者終不生之以

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唐

廷無稽牒張嘉貞字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未

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察建中書

人書

家畜聲伎王翰字子羽并州人長史張嘉貞享過之

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舉

拔群類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日使願令自親王疾

人莫不惡之

農國之本李渤字濬之擢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

政務剝下佐用度渤上言渭南源鄉戶四百今純四十

圍鄉戶三千今純一千他州縣大抵類此其敝始於攤

逃人之賦願下詔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

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六年以言道途不修驛馬多

死憲宗蒐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

郎官清選常溫字弘育姚勗知河陰院嘗以寃獄鹽鐵

使崔珙奏加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省

上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能吏

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

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言溫不赦姚

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常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

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選庶幾下矣

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言

者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

刑部尚書

秋官周之秋官卿也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是也
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
矣鳩郊子曰奕鳩氏司寇也左國之二柄在德與刑者
之三典惟清與慎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哀矜之教
奕鳩之為司寇務在擇人臯陶之作士師期於致理
賈曹尚書二曹論曰劉道真問薛令長在吳何官答曰
為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通高選
吏部特一時之俊劉曰晉魏以來俱爾獨謂漢氏重賊
曹為是吳晉重吏部為非薛君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選
並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
吏部職掌人物難明謂吳晉為得而君何是古而

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為能刊虛名舉沉朴者故錄以
成人位處三署聽曹探卿論而用之耳無煩乎聰明賊
曹職英刑獄刑獄難精是以重之答曰今之賊曹不
能聽聲觀色以別真偽縣不能斷獄之尚書也夫在獄
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得
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

矣其貞正羊侃為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
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
拆之曰小子女以銅鼓買朱异作父帝棄作是言敬無
宜適朱時在席後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汝非
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貞正息祚徐孝克陳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
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中門有
甬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東道
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
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多死
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秩
變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上

司刑隋初有都官尚書熙皇三年改為刑部尚書唐龍
朔三年改刑部尚書為司刑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武
后改刑部為秋官天寶初改為憲部通典

後獄歎歎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歎歎系

歎奏決之日為之再不食

庭無留事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二

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上

不屈仙客崔隱甫素介自守以強正稱為刑部尚書唐

欲相之也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

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

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遠中人可與之

對耶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意

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皆是不得相彼亦各

志也唐書

朝堂流涕涇師之亂閔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

盧杞白志貞趙贊等並貶黜猶尚知政事中外置然以
為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常倫等泣於朝曰宰
相不能歎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為尚書天下何由矣
理可痛心也聞者敬憚之舊開帝傳
刑斷減死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鞭姑婦致死
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歐果非闖且其子在以辜
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唐書

侍郎

小司寇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典六小司寇之職掌
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周禮

大三司使唐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

充謂之大三司使唐書

妙擇其人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

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

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事太宗既盛怒

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

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

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即死至今追

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唐書

因案得實奚陟字殷卿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

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

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數至多請

令地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留惡贓也詔許
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答
史以立威時論喧然陟廼躬自閱視府案且得其實其
獄上充既免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上
詳史如神王播字明歆轉刑部侍郎播長於史術雖案
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
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
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上

哀彙敕令劉瑒遷刑部侍郎乃哀彙敕令可用者由武
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叅訂重輕
記本中刑律統類以開法家其詳

郎中

須有素行李林甫開元中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
中乾曜之男縈曰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
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
甫小字也

滯郎位蔣沆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載持政守道士
類不遷沆以故滯郎位不得調袁代相國士議恨之
故擢御史中丞唐書

元制詞曰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寔雖
是四者持刑之難唐書

今官正秩 鄭谷為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為序云故詩
昌蔭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頗
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
曹振盛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
秩分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
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
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
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末
幾聖俞病卒其詩為宛味一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
一言之識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員外郎

小三司使 唐有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寺
官為之以決疑謂之小三司使

放情事外 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特恩
務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及情事外此
浮醺詠者父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

至閣草冊 劉廼大曆十二年召拜司門員外郎

崔祐甫秉政素與廼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廼又
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嘗肯召之至
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遂罷為給事中

請獨按翰 德宗時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司馬至
得聽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刺史姚崇為表以

為職又劾南史買鈔燒黃丹德宗遣御史鄭楚相劉禹
員外郎裴滌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按勘裴滌
獨奏曰臣按姚驥奏狀事非巨蠹上曰燒鈔何如裴曰
燒鈔為冊格令不禁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恐
方聞之各懷憂懼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德宗忻然曰
卿言是矣

諫厚山陵 令狐垣大曆中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即位將
厚奉元陵垣上疏諫畧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
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
方迷謬卿聞見該通識庶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非
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

方也故不用蓋而後次之桑榆暮景始修期無失墜
之遺直何以加焉

夢得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
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背頭後果得此部員外

工部尚書

冬官 工部尚書周之冬官知也晏尚書大司空亦曰

冬卿帖

爽鳩爽鳩氏司空也左危東六星兩兩而北曰司空也

水金守之天下憂水春秋元

下理上和 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漢書

過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尚書

主土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况於實矣

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廓都邑立社稷宗廟造蓬室

器械監百工要器

決九州禹為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州使各以其

來貢地方五千里至于麓典畧位當玄武之官職在

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處其

地張鷟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成楚改司空為莫

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齊職禹長於地理永泉九州

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尚書刑德

別五土孔子中仕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

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赤伏符王梁初為野王令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

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尚文君自漢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主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

空華橋後漢書

司平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陳沈衆為起部尚書后周

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尚書因

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龍朔二年改工部尚

書司平太常伯侍郎為司平少常伯武后改為冬官

各稱職長孫平字處均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

告都督那紹非毀朝廷為憤之者上怒將斬之平諫曰

川澤納污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

至願願陛下以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誇曰不棄李
聳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隋書

兄弟代為閣立本顯慶中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

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

相唐時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

善畫稱之恪嘗累為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飢旱

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為之語曰左

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

明經典通右相馳價丹云明經以末使進身者可為烟戒

新時人以千文為語曰左相云丹青晉于時左相云

丹青之朝唐事與正書唐立本事三書不同附之

侍郎

有宰相望李栖筠字貞一為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

二渠溉田而豪戚壅遊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

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田二百萬民賴其入鬼然有宰相

望元載忌之唐書

出使不辱胡証字啓太和中以校檢工部尚書為四

鶻和親使舊制行人奪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

納資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省費以絕習官之濫次漢

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

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令還拜上御侍

郎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

客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醕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
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
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
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
人稱其俠上

判請戟柳彧字幼文為屯田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
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
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墜畢之
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
熲聞而歎伏隋通典云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子
故置侍郎郎中之關

郎中

能賦詩裴讓之字士禮遷屯田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
裴讓之與楊愔友北相遇則清談竟曰愔每云此人風
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

宣撫之才沈扶為屯田郎中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邕州

奏內鄉縣行布黃潤兩縣名聲邕州先王掌湖西
西運到糙米至新州縣於荒野中自除支用外六千
九百四十九石襄陽歲及塵慶安陳徵元掌所由自
元二年鄧純父子兄弟至元孫相成二十八年前後
元九人今純孫及元孫是在如葉勳曰如閩監錄

西漢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皆在金寶納禁業三代
虞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疎於天下州府監院如
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疎理以聞議嘉扶有言
撫之本唐書

員外郎

六典六部主事隋屬物
置唐以後無事可見

改今張文瓘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香
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為雲陽令唐書

不數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時諺

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又角觥之戲有假作吏部之史
及虞部令史相覩忽然俱到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南

天官

東

番上書云昔明帝公主為子求郎不六賜千萬

左右問之帝曰即天官也以當叙德何可妄曲入耶今

陛下以即比一把菜臣以為反側也汝南志

用第二人

王坦之即中少年時江彪為僕射領選幾之

尚書即人有詔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即蓋用第二

人何以擬我聞之而止世說

兄弟同省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然官終令不

載亦無正勅正觀二年常叔謹除刑部員外郎三年書

季武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近任尚書者

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避稍屈資也其後同省

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須相回避也通典

前行後行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
 已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改
 皆為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
 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無事先
 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
 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
 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踏蹬却落省
 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兩京新記

至而本此三十年不露省官身在郎署

省官趙華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

